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讀 書 雜 誌

(一十)

王 念 孫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讀 書 雜 誌

(一十)

王念孫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讀書雜誌

荀子第三

王制

中庸民

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念孫案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

王者之政也

念孫案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名聲日聞

名聲日聞。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念孫案名聲日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謂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卽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堯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堯輝不大。皆其證。

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爲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

小事殆乎遂 廢易遂亡

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楊注曰。弛廢也。遂因循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劉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關白。故曰遂。念孫案遂讀爲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遂亦讀爲墜。史記倉公傳。腸脈墜。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隊並與墜同。墜之通作遂。猶墜之通作墜。儒效篇。至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共頭而山墜。漢石經論語殘碑。未墜於地。漢書王莽傳。不墜如髮。並以墜爲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即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歸差者矣。

凝止之是

宋呂錢本並如世德堂本同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元刻之作也。盧從元刻。念孫案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

故公平者職之衡也

劉云案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

偏

分均則不偏分扶問反執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念孫案偏讀爲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濟古瞻字正所謂不徧也徧徧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

兩者字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者也元刻未及爲政未及修禮下皆無者字宋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

下漏

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盪盪爾雅曰盪涸竭也方言曰盪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漏池也漏池卽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卽是上富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皆未了

懷交接

諸侯莫不懷交接。句怨而不忘其敵。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壤交接。言壤其與已交接之道也。念孫案。壤懷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敢壤。史記樂書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壤。釋文。壤服本作懷。楊後說以壤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

知彊大者不務彊也

引之曰。彊大當爲彊道。彊道謂所以致彊之道。卽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則務彊而反弱。卽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彊道者不務彊也。下文云。是知彊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彊道之不同。故此文云。知彊道者不務彊也。兩彊字亦上下相應。則彊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彊大。大字蓋涉上文三彊大而誤。楊云。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彊大。

慮以王命全其力。慮敵之者削。焉慮率用賞慶刑法教詐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楊注曰。慮。計也。其計慮常用王命。念孫案。慮猶大氏也。言知彊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氏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楊注以慮爲謀慮。亦非。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法教詐而已矣。楊注以慮爲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

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便備用

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楊注曰。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年五念孫案。楊訓備用爲足用。便足用之語不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作菑字。從用從苟省。苟音棘淮南修務篇注云。備猶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

則諸侯疏之矣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念孫案。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彊者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則彊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間。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衍。楊不知霸字之衍。而讀天下無王爲句。霸主則常勝矣。

爲句。具見楊注。則句法與前不合。

眇天下

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楊注曰：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念孫案：諸書無訓眇爲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貌。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

飾動

飾動以禮義。念孫案：飾讀爲飭。古字通以飾爲飭。言動作必以禮義自飭也。楊分飾動爲二義，失之。

等宜 五儀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此五句又見王霸篇。楊注曰：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念孫案：楊注失之迂。宜讀爲儀。大雅文王篇：宜鑒于殷。大學引此：宜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爲儀法，亦失之。

析愿 拈急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念孫案析愿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云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又下文拈急禁悍。防淫除邪。拈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拈當爲析。急當爲愿。亦失之。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念孫案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爲之流也。政讀爲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等賦爲句。政事財萬物爲句。皆失之。劉云所以二字當在財萬物上。

相地而衰政

楊注曰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盧補校云案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曰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

念孫案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云理條理也。未確。

丹干

南海則有羽鬪齒革。會青丹干焉。楊注曰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研。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尙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念孫案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琅玕。非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寶。丹研卽丹干也。旣言丹研。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

夫是之謂大神

楊注曰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云按釋詁神治也。大神卽大治。

始則終終則始

楊注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念孫案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

亦且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楊注曰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云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

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盧云以義元刻無以字。宋本同。念孫案無以字者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亦以曰義對。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

乘白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讀乘爲周官四邱爲甸之甸。云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劉云案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卒練士。擊敵衆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廝輿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引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爲卒。與周官百人爲卒不同。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爲伯也。南記論篇曰。隊伯之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昭二十一年左傳。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間。而備起什伯之中。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者借字耳。史記五子胥春秋作白喜。古鍾鼎文多以白爲伯。乘乃車乘之乘。非四邱爲甸之甸。或謂白爲甸之譌。尤非。乘可言數。甸不可言數。乘甸之數則尤不成語。

塞備

塞備天地之間。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爲滿。字之誤也。似。故傳寫多譌。管子霸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塞滿天地之間。卽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

審詩商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楊說審詩商云。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寧戚之悲歌也。引之曰。商讀爲章。章與商古字通。案晉我商賈女。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弦商。太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則曲爲之說耳。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

百案

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爲素。字之誤也。百素卽百蔬。富國篇曰。菴菜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蓏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楊云。百索。上所索百物也。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閒樹藝

念孫案閒與閑同。爾雅曰：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楊云：閒之使疏密得宜，失之。

賓旅安

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引之曰：賓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爲賓字之誤也。說文：賓，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賓，商行而賓遂廢。此賓字若不誤爲賓，則後人亦必改爲商矣。

制與在此亡乎人

念孫案與讀爲舉。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亡不在也。說見經義述聞穀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

就能有與是鬪者與

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

好取侵奪

宋呂本如是。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宋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念孫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

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正與此同。

富國

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

萬物同字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句數也。念孫案無宜而有用爲人爲一句。數也爲一句。爲讀曰于。爲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見釋詞爲字下。高注。數。道數也。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爲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爲義。故失之。

生也

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念孫案生讀爲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楊注曰。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汪云。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耳。注非。

以無禮而用之

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盧云。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念孫案元刻是也。上文云。上

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楊注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錢本世德堂本同。

糾譌

則必有貪利糾譌之名。念孫案。糾。收也。譌。讀爲橋。音矯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橋。捐。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橋捐。淮南要略。覽取橋掇。高注云。橋。取也。卽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云。糾。察也。譌。發人罪也。則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出入相揜

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念孫案。爾雅曰。弇。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奄。同也。弇。奄。掩。揜。竝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揜爲覆蓋。失之。

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念孫案。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佚樂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卽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

出死斷亡而愉

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楊注曰。愉。歡也。念孫案。愉讀爲偷。偷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愉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偷生也。楊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以愉爲歡。愉之偷。下文爲之出死斷亡則愉。偷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偷。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爲古偷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偷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佻。愉也。小雅鹿鳴傳。作佻。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亡。釋文竝音偷。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偷同。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愉。逸周書偷作愉。經傳中愉字或作偷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若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偷矣。

待之而後功

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楊注曰。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念孫案。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

天下之事

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念孫案：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是天下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楊曲爲之說非。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

念孫案：昭昭，小也。中庸：今天大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淮南：稱篇昭昭乎小哉。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使而功宋呂錢雙本並如是

則天下大而富。楊注：大讀爲泰，優泰也。使而功，撞鐘擊鼓而和。楊注曰：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元刻使而功作使有功。盧從元刻。劉云：此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念孫案：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彊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

頓萃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楊注曰：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頓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頓，猶將無益也。念孫